

13岁那年,我结识了一位大画家,他是我初中同窗好友范的父辈章西厓先生,他是现代装饰画大家,擅长版画以及书籍装帧设计,后改习国画。早在1947年,他就有画作特集为《西厓装饰画集》,这几乎是中国现代第一部装饰画专著。

章先生是我生平第一个见到的“活生生”的画家,之前我只在书里、画展中看过画家的画作,他们的神采和身影仅仅停留在虚幻的遐想中,模糊而遥远。

范家住南昌路,和我家毗邻,一幢狭小而陡峭,构造像炮楼似的小楼。第一次去章家,走楼梯时我雀跃着,心里怀着莫名的激动和好奇,去了之后却稍感失望,眼前的大画家,是一个长脸、细眼、清瘦的老人——少年时目光挑剔,看三十多岁的人,已然能看出老态来,何况当时章老先生五十开外了。

他穿着灰扑扑的中式棉袄,嗓音嘶哑,低沉,表情清寡,带着一丝游离现实的漠然,与我想象中的神采奕奕的文人墨客不同。

章老先生仿佛喜静,怕生疏,他匆匆和我们打个招呼,便忙碌着他手头的事,在白色书架上翻阅资料,后来我们凑过去观看木架上陈列的艺术瓷盘,他急忙避得远远的。他架起一截梯子搭在天窗上,身手敏捷地爬上去——他家住顶楼,客厅上方有一扇天窗,四周是灰瓦,排着整齐的青瓦片,却留出一块两米见方的平坦之地,章老先生独具匠心,辟出极小的私家花园。他

从天窗进入小花园,高高站在那儿,头顶着云朵翻滚的天空,犹如走进世外桃源,小花园有盆栽的玫瑰,芍药,还有一大蓬的秋菊和绣球仙客来什么。他在那里呆很久,我们都忘记他的存在了,突然,他从

章老先生

秦文君

天窗里探下半个身子,招呼家人给他递水,递修剪枝叶的剪刀。

我们几个当时在逆反的年龄,看待成人是敏锐的,有小小的畏惧,也有鄙夷和种种嫌弃,大家不由窃窃私语,于是他的名人逸事被集锦在一起——他收到画稿费,但凡新钞票,都会一张一张地夹进藏书中。他的画不让人碰,他买的漂亮的水蜜桃和新鲜红苹果谁也不能轻举妄动,这里的水果是装在盘里闻香,观赏的。

章先生的另类、落拓、潦倒、不合群、怪僻、格格不入,被我们放大了。我们当面还是称他为范伯伯,一转身,私下叫他老头——经常老头长,老头短地说到他,老头的“老”字,发音拖得略长,音调拐一个弯。

不久,有幸见识章老先生的另一面,这让我惊讶,震撼。

我们几个去串门,章老先生潜心作画,头都不抬,进入工作状态的他只顾挥毫作画,耳朵听不见一切杂音,也许是根本没察觉,也许是六亲不认。为一幅画描摹线条时,他寝

食难安,为图画上色时,他和平时庸常的形象判若两人,脸上浮现天真和痴迷的神态,身上洋溢起无法言说的光彩,不论是穿着老套中穿棉袄,还是换上出门才穿的呢子细膩的中山装,也都不能掩盖他作为一个创造者的强大气质。我想画家一定不同于常人,艺术气质,创造的才华,给予他光芒,创作者才情飞舞的那一刹那,辉煌而迷人,少年轻狂时的我永久难忘这一幕。

后来才知,人不可貌相,章老先生极富才华,客厅墙上挂的全是他的画作,姿态无比曼妙的《鸽子与姑娘》,天真拙朴的《芦花鸡》,呼之欲出的绣球花,形象传神的静物素描,书架上陈列着他为臧克家

《冬天》做的封面设计,为《高加索的俘虏》(列夫·托尔斯泰著,楼适夷译)设计的封面绘,女主人公鞞鞋姑娘齐娜回眸顾盼,身后有太阳高悬,四周是疏篱茅舍,高树掩映,流露出美和惆怅相交后的神韵。

章老先生怀有艺术家的充沛浪漫,他和范伯伯妈在出版社的舞会上跳过舞,缔造姻缘。那之后接踵而来的各种磨难,虽然无法让他折翼,但消磨了他的锋芒,唯有在绘画时刻,尝遍了黑夜与创伤之后的他,忘我地向光芒奔去。

章老先生让我心生敬仰,虽然直到他1996年去世,我都未表露内心的感受,但我确认,他所倡导的艺术之美曾给予我良多的艺术启蒙。

2019年我出版《秦文君臻美花香文集》十八卷,分三大色系:温雅细腻的粉色系六卷,展现女孩丰富的精神世界和诗意情感。欣欣向荣的青色系六卷,以男孩为主要角色,透过男孩的视角叙述成长的挫折与收获。明朗鲜亮的橙色系六卷,包括风格继续温情的作品。三大色系的封面图画家,我希望都与我有着深厚的渊源。我

清代画家吴穀祥团扇片《怀素学书图》,画芭蕉树下,一人宽袍大袖,用毛笔在芭蕉叶上写字,题识云:“怀素学书无纸,尝于故里种蕉万余本,以供挥洒,号其居曰绿天庵。摹新罗山人。为赞甫仁兄大人雅属并正。壬辰二月,秋农吴穀祥。”钤“吴穀祥”白文印。唐代书法家怀素能成为“草圣”,与他的苦学是分不开的。无纸,种蕉,蕉叶当纸,苦练书法。千千万万蕉叶铺就一条通往成功之路。

倒是他们伴咖啡的点心还可以在。在多佛尔一家本地老年人去的小咖啡馆,一个素的蛋糕,有浓郁的柑橘芳香,松饼热后加略带酒精的糖浆,我们在前排瓶子中选了肉桂的,味道颇佳,出于意外。

在湖区温德米尔百年旅馆老店晚餐时,客人大都正襟危坐,谈话声细如蚊鸣,举动颇有功架。而在卡莱尔午饭,餐馆的一个区域是酒吧,还有一个区域有播放着足球比赛的屏幕电视。赛伦赛斯特羊毛宾馆晚饭后,餐馆也有喝酒的区域,也不见大声喧哗,但有一种快乐自然的氛围。由此见识了两种不同的进食风格。

出门不似居家,但衣食住行的问题一样。英国尚可耐受,不知美国食物如何,颇有生畏之感。

胎菊待采

徐金忠
——生活分子之十

暮秋时节,胎菊待采。今年的杭嘉湖平原的秋天,来得炎热、来得干燥。

而俗话说“一阵秋雨一阵凉”,因为秋雨不至,天是凉不下来。秋天倒像是干旱少雨的夏日,正午时分更是日头灼猛,只是在树荫下有了秋日的凉气。

这样的秋日里,地里一垄一垄的菊花,到了采摘的时候。杭嘉湖平原上,菊花的品种便是杭白菊。

细细的枝秆,散开的、边沿曲折的叶。叶由着枝秆的生长,而伸展开去。到了10月中下旬,便要露出花骨朵来了。而仔细想想,也就是小半年前,农人只是在地里种下了一株株细小的秧苗。纤细的秆,带着灰紫色。就是两指长短。

菊花秧苗的种植,在暮春初夏里,农人垒起了微微突出的地垄,留下了浅浅的沟——菊花不喜欢太多雨水。

那时候的日头开始旺盛,纤鲜的秧苗,很快被烘烤得干焉了,软趴着躺在垄上。于是乎,趁着晨间或是暮时,农人担着水桶,挑了水沟里的水,用着舀子,细细地浇着秧苗。这样精细的作物,真的是要侍弄,是个细活。

水一浇,秧苗挺立起来,重绿色,但在万千作物

乡村冬韵

王家林

雪夜

天女夜裁新羽片,轻抚乡野叠冬装。梦萦暖炕鸳鸯枕,灯透小窗鸭蛋黄。

雪晨

檐下冰凌垂剑气,炊烟袅袅接天齐。寒溪马怯难为饮,埭草鸿惊溅雪泥。



隔空与范范和章元联络,承蒙他们不弃,青色系的封面采用了绘画大师章西厓的六幅优雅的作品,为我的文集增添光彩,也借以纪念漫漫文学追寻路上的一位引领我进入艺术之门的大师。

学书

宜人

一介书生

陈星 陈昱 陈星

父亲陈佳洱有过很多“头衔”,最有名望的就是北京大学校长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是父亲任职校长期间所操持的一件大事,这件事不但让世界关注了这间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国立大学,也让全国人民知道了父亲是北大的校长。然而父亲本人最属意的绝不是行政上的职衔,而是学术荣誉上的称谓:比如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院士,比如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在我们与父亲日常的沟通中,也时常能清楚地感受到他徜徉于学术世界中的快乐,以及他对世俗名利的淡泊。我们从不曾听见他对职务待遇上的高低说过什么,却看见他能为自己潜心研究的粒子加速器技术上的一个小突破而高兴上好几天。

在学术探索的过程中,父亲遇上了很多好机会。大学期间他师承了中国物理学界的大师朱光亚、王大珩。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成为第一批前往西方国家(英国)的留学生,就读于牛津大学和卢瑟福物理研究所。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他又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访问学者,有机会与杨振宁、李政道等华人物理学巨匠进行学术交流。父亲长于粒子加速器的实验研究,在牛津他得到了“谐波加速之王”的美誉,在石溪的实验室内则诞生了“陈氏模式”这种先进的粒子加速器运行模式并运行了25年之久。

当然,作为学者的父亲也遇到了很多的磨难。但无论是遭受冤屈还是接受荣誉,父亲一直就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书生。在我们子女眼中,父亲是一个特别“循规蹈矩”的书生,他做学术时尤其注重基础研究,秉承不浮夸、不急功近利、不片面追求发表论文的原则。父亲又是一个善于“追风”的书生,他思想活跃,非常乐于接受新生事物。记得八十年代父亲从石溪回国时,带回了一台

当时国内还非常稀少的个人电脑。没过多久,在上海家里的小书房中,我们就亲眼看到了他用BASIC程序语言编写的一个动态射击游戏。在后来到北大长期期间,父亲也是本着学术创新的理念来进行学校的管理。为了促进学科间的交融,他建议成立若干学部并推动文理科学生互修学分,这种办学理念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非常先进的。

父亲对孩子没有过多的说教,他更愿意经常和孩子们聊聊工作,聊聊孩子们的生活状况,聊聊他不太懂的新鲜事情。他以言传身教的方式教我们做人的道理:为人要正直、包容和谦逊。不过仔细回忆起来,父亲对我们的科学启蒙教育,特别是在实验动手能力的培养上还是有很大帮助和付出的。我们三兄弟都曾经在祖父的家里住过一段时间。祖父陈伯吹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家里收藏着十几个书柜的文学著作,但与此同时,家里还有一个“百宝箱”——箱子里面有万用表、电烙铁、松香、焊锡、二极管、三极管、线圈、电容、电阻……这些东西有些是父亲读中学时留下的,更多的则是在上海的各个电子元件商店里替我们淘来的。因为受到父亲的潜移默化,我们兄弟从小都是无线电和航模的爱好者,而几乎每次实验中难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父亲的亲自指点。

父亲曾说过,“我们现在总说科技工作已经由一种高尚的兴趣变成一种社会的分工。对于这一点,我没有异议。但我要提醒每一个有志青年,要想成为一流的科学家,应该有这样的自觉:淡泊名利,抵制种种诱惑,一心一意地献身科学。”这是父亲作为一介书生的理想,也是他一直以来的实践。

父亲的成人礼,成就了孩子的一部译制片配音! 明请看本栏。

十日谈

父母的馈赠 责编:殷健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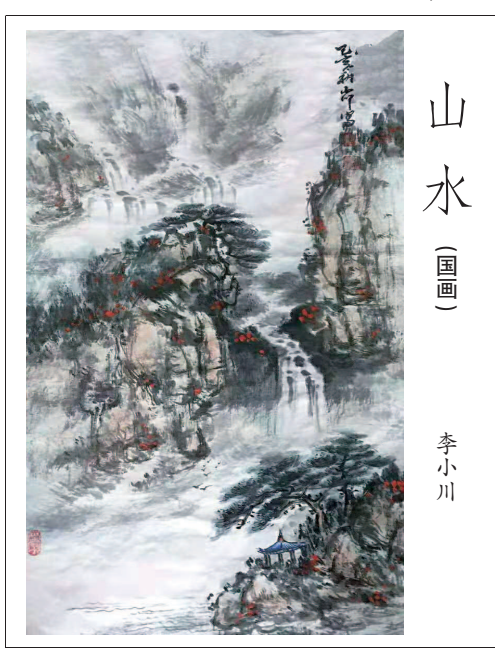
上海豫园隔水花墙 (钢笔淡彩画) 杨秉辉

色花骨朵,挺举着,点亮了秋日里残存的这一片绿色。这时候开始,便要采摘菊花了,采摘的是胎菊。胎菊的产量自然是不高的,又轻又少,但是价格高的。作物的售卖,多有求量还是求价的权衡,即便是时令的东西,也有尝鲜和上市之分,尝鲜之少量价高,上市时候量大价低,供求使然。

这样的秋日里,便有农妇提着篮子,采摘那头的花骨朵,挺举着,点亮了秋日里残存的这一片绿色。这时候开始,便要采摘菊花了,采摘的是胎菊。胎菊的产量自然是不高的,又轻又少,但是价格高的。作物的售卖,多有求量还是求价的权衡,即便是时令的东西,也有尝鲜和上市之分,尝鲜之少量价高,上市时候量大价低,供求使然。

这样的秋日里,便有农妇提着篮子,采摘那头的花骨朵,挺举着,点亮了秋日里残存的这一片绿色。这时候开始,便要采摘菊花了,采摘的是胎菊。胎菊的产量自然是不高的,又轻又少,但是价格高的。作物的售卖,多有求量还是求价的权衡,即便是时令的东西,也有尝鲜和上市之分,尝鲜之少量价高,上市时候量大价低,供求使然。

现在多是采摘后趁鲜卖给菊花厂烘制,不至于蚀损了分量。而早先是自己将胎菊煮熟晾干,卖的是干菊花。烘制完成的胎菊花色



山水 (国画)

李小川

去英国前,传闻那里食物难吃,实地转了一圈,总算有点体验。

英国本地饭菜,肉肠、豆子、面拖鱼、汉堡包等,配啤酒、袋泡茶,谈不上好吃,但也不难吃。也有牛排等,中规中矩。能让你眼睛一亮的有,但不多。一道菜一般都配炸薯条,让人感到不是健康食品,不过当地人津津有味,“子非鱼,安知鱼之乐”,饮食爱好,看来还是在于习惯。也有意大利和法国菜馆可供选择。菜水还算可以,配干白、红葡萄酒,也有情调,但也没有很出彩的,往往一顿饭中,有些还可以,整体不如这些餐馆在本土的均衡。

西餐总的比较干,比较冷。就是西餐中的热菜,做好后厨

